

诗意生活

## 浓情端午

●王国梁

端午节,是浓墨重彩的节日。人们包粽子、挂艾草、煮鸡蛋、喝雄黄酒、赛龙舟,无不兴高采烈,热闹非凡。这些习俗传承了两千多年,为我们营造一个又一个浓情端午。

端午,传承的是情深意浓的亲情。“碧艾香蒲处处忙,谁家儿共女,庆端阳。”记得小时候过端午节,节日气氛非常喜庆。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,而且是全家参与。母亲招呼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,我们一边包,一边聊天。几片苇叶、一把白米、几颗红枣,在我们手中舞动着,一只只漂亮的粽子就诞生了。包粽子的时候,母亲还会给我们讲粽子的由来,讲屈原的故事,讲端午节的各种习俗。我觉得,很多民俗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承,中国的母亲们功不可没。正是她们,有意无意就把各种民俗传给了下一代。一家人一起包粽子的氛围特别美好,笑语声声,温馨弥漫,亲情满屋。妹妹说:“妈,我最爱吃粽子里的红枣了,多吃几颗吧。”母亲笑咪咪地说:“少放不了!你哥不爱吃枣,我还要专门给他包纯糯米的呢。”这样说着,我们好像已经闻到了粽子的香味。

端午,传承的是浪漫温馨的诗意生活。“五色新丝缠角粽,金盘送。生绡画扇盘双凤,正是浴兰时节动。菖蒲酒美清尊共。”端午时节,草木繁茂,夏意深浓,人们忙着

准备过节的东西。寻菖蒲、采苇叶、割艾草,样样都不能少。人们以此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以此表达对五谷丰登的祈愿,希望所有的端午节都喜气洋洋。端午又称重五,所以许多习俗都与“五”有关。有的地方端午节吃“五黄”,“五黄”指黄瓜、黄鳝、黄鱼、蛋黄、雄黄酒。有的地方过端午节时给孩子们佩戴香囊,香囊用五色丝线系在脖子上或者手腕上,用来祛“五毒”。端午到,艾草青,粽飘香,人们脸上洋溢着温情,甚至连脚步都变得欢快起来。

端午,传承的是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。古人描写端午的诗文,经常写到爱国诗人屈原。“节分端午自谁言,万古传闻为屈原。”“沅江五月平堤流,邑人相将浮彩舟。灵均何年歌已矣,哀谣振楫从此起。”中华民族崇尚爱国精神,把爱国英雄视为精神偶像。善良的人们怀着对屈原的深情,世世代代祭奠他,为的就是把他的爱国精神世代传承下去。对屈原的纪念,正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体现。一个民族能够屹立数千年,正是因为有风骨和精神的支撑。家国情怀是扎根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元素,体现在节日和民俗中,体现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。

浓情端午,千年传承。端午节是走过了两千多年的中国节日,菖蒲青青,艾草飘摇,粽香四起,借助多彩的端午节,我们得以把民俗中的精华不断传承。

## 扇贝的自述

●袁福夏

当你品味着我们的鲜美  
你可知道养殖人的维艰

头年初冬  
他们要半宿里出发  
披星戴月  
将我们植入海的心田

今年的六月与中秋  
还要两次光顾  
将我们两次请回  
一笼笼分拣

待到明年四月  
犹如九月怀胎  
历经一年多的养精蓄锐  
方始赢得这丰硕的饱满

而那一片片的锦上珍珠  
可是海风吹拂的  
最美画卷  
也是我们的笑脸

是他们的付出  
才换来了我们的甘甜

## 一杯茶

●瓜田绣锦

他捧着茶杯,一脸风轻云淡  
我确定,他早已从我记忆里出离  
印象中他一直在路边摆摊修理自行车  
破烂的道路尘土飞扬  
配件从来都是用篷布包裹,  
毫无遮盖的他  
显得如此廉价  
没有绿化,他仿佛是荒漠里唯一的植物  
但我从未找到合适的物种与之匹配  
像松树吗?  
无人的时候他经常蜷缩在角落  
黝黑,老态,幽深皱纹和干裂的唇  
与树皮无异

现在他才是真正活着,身上蓄满了  
春风和暖阳  
他明亮的店铺与宽阔的柏油马路相互映衬  
法国梧桐和冬青已成为生活进行曲  
标配的绿色高低调  
他站立,将植物的意义进一步加深  
他的身后楼群矗立并不断衍生  
所有事物都生机蓬勃  
包括他手中的那一杯茶  
茶叶在玻璃杯里翻腾、舒展,像一个人  
雀跃的春天

美好回忆

## 端午鹅事

●王曉

端午节随先生回老家,每次都像一次短途旅行,说不定就会遇上什么惊喜。公婆家屋后是大片菜地,这季节,丝瓜、豇豆、茄子、辣椒、空心菜、生菜应有尽有。

“七仙女”是公婆喂养的七只大白鹅,平时散养在屋后菜地,想游泳就下到隔壁的水塘。塘不大,百十个平方米,上面漂满浮萍,唯有七仙女的脚蹼可以推开一道缝。鹅们吃着浮萍,长而扁的嘴巴水面一掠,收获颇丰。

公婆养鹅是有打算的。鹅易养,食草,乡间多的是;生长周期快,几个月就能吃。公公从电视、报纸上获悉,鹅肉与猪羊肉相比脂肪含量少,非常适合他有肥胖基因且喜欢吃肉的子孙。就这样,二老把养鹅当成了为下一代发挥余热的首选工程。于是,曾经的“七仙女”后来各有去向,一家一只去掉四只,外甥考上大学额外奖励一只,孙女过十岁生日赠送一只,剩下那只留在公婆家,只等儿女们一起回来时享用。老人的心就是这样,装的都是子孙。

喜爱“七仙女”,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放过鹅,我的学费就出在鹅身上。暑假还没到,家里就把仔鹅捉好了,奶奶先圈养着。一放暑假,鹅大些了,黄色褪浅,毛色变白,毛杆变硬,放鹅的任务就交到我手上。我要赶着鹅群去田间沟渠吃草,鹅跑累了要赶到背阴处休息,鹅渴了热了要赶到河滩饮水游泳。夕阳西下,点好鹅数,确保一只不

少,我才赶着鹅群归家。挖上两瓢稻子,鹅吃饱进栏,我一天的任务才算完成。整整一个暑假都这样。到了八月底,家人会把鹅捉进箩筐,跟着泵船去集市上卖给鹅贩子,换来的带有鹅粪味的钞票,就是我们姐弟新学期的学费。

我也留过一只鹅伴,从接过放鹅任务那年开始,一直到我离家外出求学,总共养了六年。那是一只只有灵性的鹅,每年清明前后都生上五六只蛋,让我们欣喜不已。在我老家,养鹅是风俗,几乎家家都养三五只,也有大户专门饲鹅。老家人都认为雁是鹅的祖先。雁终生一夫一妻,父母为儿子订婚,总用一对鹅代替雁作为聘礼,象征夫妻和睦,百年偕老。

经过人类长期饲养,鹅虽失去了飞翔能力,却保留着祖先的基因,机警勇敢,与同伴相亲,遇到侵袭群起而攻。村里的小媳妇甚至把端坐着幼儿的木盆放在鹅旁,由它们看管。我小时候最怕去同学顾盼家,她家的鹅群看见我就疯了似的一起追我,脖颈伸得老长,嘎嘎凶叫,长长的喙快要啄到我屁股。我这个鹅馆对她家的鹅一点用不管,鹅只认自家人。乡间的夜晚,有生人打鹅栏前经过,鹅群必引吭示警,比看家狗灵光多了。

文人画家咏鹅、画鹅的故事多了,我写的只是我知道的鹅事。些微艰苦变成美好回忆,点滴温情在岁月里发酵,日子绵密而有滋味。

## 运河岸边

●田军

“丫儿,看到村西头的大运河了吗?姥爷就是从这儿坐船,南下广州,下南洋,走天下。”

“哦。”双手攀着八仙桌沿儿、抬起脚才能露出双眼看着外公的小小的我,对大运河生出惊奇与崇拜。油灯下,运河边,一盘花生、一壶老酒、一老一小,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
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,走出私塾,沿着大运河扬帆起航。一路上赏北国风光,品江南风情,融入广州商埠,又抵达南洋。而南洋的风声雨声读书声,启迪并且坚定了他的人生追求,北伐战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,又在他心中种下了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的种子。从此,广东红色革命队伍里多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不久后的一天,他北上回到运河岸边沧县的故乡,带领乡亲打土豪、分田地。

多年之后,大运河也成了我的故乡。在这里,农民勤于耕作,孩童勤于读书,乡村建有完备的从育红班到初中的学校,配备有全学科的师资队伍。

曾记得,初入学的我书写不工整,老师陪我一笔一画练

习,直到写好方可回家吃饭。那时,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要加夜自习,逃学的学生会被老师用戒尺打手掌。有一天,得了奖励的我蹦跳着回家,慈祥待我的外公正在训责舅舅:“民兵连这次训练比赛是怎么回事?”舅舅笔直站立唯唯诺诺。

夕阳西下,围炉而坐的乡亲,与外公一壶茶、一袋旱烟,能够侃侃而谈一晚上。一幕幕往事,是那么意味深长。岁月悠悠,长大了的我,经常梦到外公慈爱仁厚地笑着看我,只是沉默着不再说话。而2020年1月24日,农历除夕夜,七十多岁的舅舅打来电话:“丫儿,明后天都不要回来了,我给你姥姥姥爷上坟就好了。抗击疫情,必须减少人员流动,我是共产党员,得带头遵守规定。”说这话的舅舅,像极了一百年前那个青年,也就是他的爸爸、我的姥爷。

百般感念袭上心头之时,电话响起:“姐,响应国家政策,我承包了四百亩土地,我要科学种田多打粮食。”是舅舅的二儿子,话语里充满自信。我的眼泪情不自禁流下来,却又忍不住笑了。

我知道,流淌在我心里,见证过沧海桑田的大运河,正在孕育新的时代。

记事如风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  
“文化青岛”